

诸葛亮“五月渡泸”

神奇的瘴气到底是什么？

“五月驱兵入不毛，月明泸水瘴烟高。誓将雄略酬三顾，岂惮征蛮七纵劳。”这是唐人胡曾写下的名诗，记述三国时蜀相诸葛亮“七擒孟获”的故事。该故事不仅在云南等地，甚至在缅甸八莫等地，亦广泛流传。

有学者认为：云南非“不毛”之地，此处“不毛”，应是八莫的音译，证明诸葛亮的远征军曾到缅甸。但八莫得名甚晚，《元史》尚称八莫为江头城，后改称新街，再改为八莫。八莫来自掸语的manmaw，与“不毛”并不谐音。（引自罗荣泉先生的《诸葛亮“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”辨》，以下多处引用该文内容）

《三国志》记录了雍闿、高定、朱褒等反蜀的南中（今天的云南、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）将领姓名，却根本没提孟获，可见，“七擒孟获”很可能是想象的产物。只是从晋代开始，孟获便出现在各种文献中，《三国演义》又加入许多生动有趣的情节，后人遂信以为真。

不论在胡曾的诗中，还是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均提到瘴气。人一旦与它接触，必然生病，甚至死亡。如此厉害的瘴气，为什么今天却找不到了呢？

南下的最大风险是疫病

蜀建兴三年（225年），诸葛亮率军南下平定叛乱，此时距刘备去世仅3年。夷陵之战中，蜀军“舟船器械，水步军资，一时略尽”，以致“民穷兵疲”，尚未完全恢复，诸葛亮为何还要冒险呢？原因可能有三：

首先，中原大战多年，人口损失严重，急需耕战之民。据东晋成书的《华阳国志》载，诸葛亮平南中后，“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，为五部，所当无前，号为飞军”。街亭之败时，王平率仅3千人的“无当飞军”，挡住张郃军团的6万人进攻，助蜀军摆脱了全军覆没之危。其次，雍闿、高定等与东吴勾结。东吴占据今天的广东、广西，如与南中叛军联手，蜀国将两面受敌。其三，南中占据益州近一半面积。益州由北部和南中组成，基本以长江为界，二者面积相当。三国时，南中虽未充分开发，但物产丰富，是征魏的大后方。

诸葛亮出兵时，南中4郡已叛3郡，但蜀军似乎不担心“众少敌倍”，魏延、赵云、吴壹、马谡等名将也未随行，倒是可能对南下可能引发疾病，颇为恐惧。

丞相长史（协助丞相管理文书等事的高官，秩千石）王连提出：“此不毛之地，疫病之乡，不宜以一国之望，冒险而行。”王连本刘璋旧臣，刘备取益州时，任县令的王连据城坚守。后刘备攻占成都，王连投降，刘备提拔他管理盐铁，政绩斐然，成为蜀汉名臣。直到王连去世，诸葛亮才率军南下。

五月渡泸可以躲瘴气

为防疫病，诸葛亮率大军“五月渡泸”。

历史上，至少有四条河曾被称为泸水，即大渡河、安宁河、雅砻江和金沙江，前两者称泸水的时间较晚，诸葛亮率军渡过的应是金沙江或雅砻江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称：“（泸水）特有瘴气，三月四月迺之必死，非此时犹令人闷吐，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，故诸葛亮表言‘五月渡泸，并日而食’。”白居易在《新丰折臂翁》中写道：闻道云南有泸水，椒花落时瘴烟起。大军徒涉水如汤，未过十人二三死。这个神奇瘴气究竟是什么？有学者认为，瘴即障，凡地理阻隔处，皆易致病。也有学者认为，瘴气是原始森林中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。此二说都解释不了，为何泸水的瘴气只在三四月发作，为何“必死”。

还有学者提出，瘴气即疟疾。

瘴字在正式文献中，始见于《后汉书》，汉人伪托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中也有瘴字，或后人添入。疟在甲骨文中便有，说明当时北方亦曾流行疟疾，随着北方气温渐冷，疟疾高发区向南移动。

明清时，瘴气记录迅速锐减，因美洲食物传入中原，特别是玉米，它生长期短、耐寒，可在山区种植。吸引大量棚民入山刀耕火种，原始森林遭破坏。疟疾靠按蚊传播，按蚊多生活在原始森林中，因丧失宜居环境，疟疾传染减弱，瘴气记录也少了。

此说虽有道理，但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寒温交替，北方的瘴气记录却持续下降，未随温度变化而波动。

南中之战总共才半年

在古人眼中，瘴气的含义模糊而多元，不同时期、不同人谈瘴气，意思不尽一致。日本学者丹波元简统计，在中医典籍中，共有40多种疾病与瘴气相关。宋代时，瘴疟就有三种，分别是冷瘴、热瘴和症瘴。冷瘴即疟疾，热瘴是热气、积食所致，症瘴相当于中风。

瘴气二字用得太过泛滥，渐成“精神之瘴”。汉代后，人们普遍对南方感到恐惧。贾谊被贬到长沙后，“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”。南朝梁武帝说：“北方高凉，四十强壮；南方卑湿，三十已衰。”

惧怕瘴气，所以诸葛亮征南中半年便收兵，对南中没进行更充分的开发。

南中之乱源于豪族自立，雍闿反叛时，私立当地巨族子弟为官。诸葛亮平叛后，却承认他们的官职，还鼓励他们扩充部曲（即私兵），成为国中之国。

蜀军在南中只待了半年，哪有时间去“七擒孟获”呢？

其实《三国志》无“七擒孟获”的记载，此说最早见于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，经裴松之摘抄，补入《三国志》的注。裴松之不相信：“如此言之类，皆前史所不载……疑习凿齿所自造者也？”

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的父亲曾给马谡当参军，失街亭后，马谡被斩，陈寿的父亲受牵连，被髡刑（剃掉全部或部分头发）。诸葛亮南下平叛时，马谡送了几十里，说：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”深得诸葛亮认同。如“七擒孟获”是真实事，马谡肯定知道，则陈寿的父亲亦知，《三国志》不会不记。

孟获可能是汉人

其实诸葛亮的“攻心为上”，不过

是：“为夷作图谱，先画天地、日月、君长、城府；次画神龙、龙生夷，及牛、马、羊；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，巡行安恤，又画牵牛负酒、贵金宝诣之象，以赐夷，夷甚重之，许致生口直。又与瑞锦、铁券，今皆存。”

诸葛亮还给予生产工具，传授先进技术，帮当地人提高生产。陈寿曾受命“定蜀故丞相诸葛亮故事”，他又很崇拜诸葛亮，不提“七擒孟获”，必有根据。

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重要反叛者的名字都记录在案，偏不记最大的头目孟获，于理难通。鉴于孟获的传说极广，大多数学者认为，他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但实际地位不高。

南中三大叛首，雍闿、朱褒都是汉人，雍闿是名臣雍齿的后裔。雍齿与汉高祖刘邦同乡，却看不起刘邦，刘邦最困难时，雍齿叛逃了，还将丰县献给魏王。后来势穷投降刘邦。汉朝成立后封侯，待封群臣不服，张良献计说：“找一个你最恨的人，给他封侯，大家就不吵了。”刘邦遂封雍齿为侯，群臣说：“连雍齿都封侯了，我们还急啥，早晚我们会给侯。”

雍家后迁到南中，成地方豪门。当时南中有八姓，孟家也在其中。孟家在南中绵延500多年，一直是大姓。如果真有孟获，他可能也是汉人。

“火把节”也扯上了诸葛亮

“七擒孟获”不见于正史，但至少晋代，人们普遍相信是真实事，后人还列出“七擒”的具体地点。让人好奇：为何能编得如此有模有样？

罗荣泉先生有精彩辨析：南中四郡中，唯一未叛的是永昌郡的吕凯。吕家是吕不韦后裔，秦始皇将吕家流放到南中。汉武帝征西南夷时，让吕家掌后来的永昌郡之地，特将此地定名为不韦县。吕家后代感到分外羞辱。

南中叛乱时，吕家全力配合诸葛亮。永昌郡在四郡最南端，是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，南中叛军不可能逃到缅甸。取胜后，吕家为掩盖与吕不韦的关系，自称是诸葛亮大军的后裔，甚至将居住地改称诸葛营。吕家后来融入彝人。明代曹遇曾写道：孟获生擒雍闿平，永昌南下一屯营。彝人也解前朝

事，立向斜阳说孔明。

吕家有足够动力为诸葛亮编故事，“七擒孟获”可能是其杰作。这种策略被当地许多民族采纳。比如傣族传说，诸葛亮南征时曾教傣人耕稻技术。遇上瘴气，他们皆遵诸葛亮所赠帽子绸条上的嘱咐：“想命长，水冲凉；草棚矮，住高房。”盖起竹楼，设立“泼水节”。

再如纳西族和傈僳族的传说，称诸葛亮南征时，教百姓耕作水稻。6月24日，为迎接运稻种的汉兵，点着火把以驱散瘴气，后来这一天成为“火把节”。

忌惮瘴气埋下亡国隐患

《三国演义》称，“七擒七纵”后，孟获表示：“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复反矣。”其实，诸葛亮离开后，当地豪族很快又叛。

“七擒孟获”被广泛认同，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宽治的期待。在武侯祠中，清人赵藩留下名联：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

它被后人称为“攻心联”，却是对历史的误读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诸葛亮佐备治蜀，颇尚严峻。”法正劝他“缓刑弛禁”，诸葛亮却怙法正不知“审势”。可见诸葛亮不主张宽治，他在南中采取怀柔政策，只是担心瘴气，想早早离开。

“七擒孟获”虽假，但《三国演义》在讲述中，加入“哑泉中毒”“安乐泉解毒”等生动的细节，皆有现实基础。

比如“哑泉”，云南多铜矿，经硫酸铜污染后的泉水味甜，多饮会失声，进而中毒而死，及时饮用碱性水可解毒，石灰岩多的泉水即呈碱性，“安乐泉”可能就是如此。很多人奇怪，铜矿不溶于水，为何形成“哑泉”？直到1947年，美国科学家发现，铜矿中有一种微生物，能将铜矿石变成易溶于水的硫酸铜。显然，这些记录来自真实的生活经验。

诸葛亮忌惮瘴气，未深入开发南中，埋下了亡国隐患：39年后（264年），魏国名将邓艾率军逼近成都，刘禅想逃到南中，大臣谯周说：“不可。南蛮久反之人，平昔无惠；今若投之，必遭大祸。”刘禅只好投降，43年国祚就此中断。

疾病以另类的方式，改写了历史。来源：北京晚报

